

# 山僧與妖鬼

## 一、鬼匙

少女執著一柄木製的湯匙踽踽獨行。

陰綠的竹林裡只有她妍麗的臉與手與雙足白哲得那般妖美。

月在林梢。

她簪在髮上的牡丹綻成了一種太狂妄的姿容，與少女的靜豔格格不入、卻又異常合稱。

赤裸的足踩上層層階梯，細微的碎裂聲是乾枯竹葉攔腰而折的悲鳴。

在破碎得拼湊不起一點微光的月色裡，她禮佛似地緩行在參道上，不點一盞燈。

寺門緊閉，將她屏在門外。

少女不以為意，沉默地佇立在寺門前半晌，轉身走下參道。

每踏出一步，她的臉龐就剝落一點、猙獰一點、紅豔一點。

最後成了血色的鬼面，在一片慘綠裡妖紅得那般淒厲。

然後，少女高舉了手中的木匙，剝去她的鬼面。

血紅的鬼面立在木匙上，小小的匙杓盛不住蜿蜒的血，一滴滴  
濺落。

墨黑的血跡隨著少女再度拾階而上的腳步墜濺於地，在足尖跨  
過之後，蒸騰而逝。

一步一階，一階一點五官浮現而鬼面融蝕。

她踩上三千五百七十一階最後一階，陰綠的竹林裡還是只有她  
妍麗的臉與手與雙足白皙得那般妖美。

而山寺依然將她屏在門外。

於是她又轉身。

下階、剜臉、上階、轉身，重複重複再重複，直到她被第一道曙光照射而散。

只餘一柄古舊木匙在濕潤的青土上，寂靜沉默。

## 二、山僧

青年蓄著及腰的髮，而髮色與衣著同樣是漆黑不混一絲雜駁的顏色。

似僧非僧，不禮佛卻又說禪，那手中的禪仗一日未曾放下，合該是僧。

他的足下是山寺的屋瓦，頂上是薄藍的月光，他看著那自三千五百七十一階下交錯生長而上的竹。

月光照著青年的臉龐，照不出僧者的慈悲。

薄藍的月色下，睥睨天下的青年透著一種似妖的詭魅。

他就著飛簷坐下，禪仗枕在褪下的僧鞋上，而他的足在晃盪。

美麗的妖鬼在參道上重複著上階下階的舉動他看在眼裡，直到天明。

他只是笑著、看著。

笑著、看著、等著哪天美麗的妖鬼會伸出她在一片慘綠中更顯白淨的手。

頭一個來禮佛的婦人輕輕推開了寺門，抖落一點塵埃。

他不予理會，任由沉沉脆脆的木魚聲與頌經聲自殿內響起。他將擱置的禪仗擺出了個垂釣的姿態。

陸陸續續有人拾階而上，帶著一點自家種植的蔬果，還有幾株萬年菊，妥妥貼貼地放在竹編籃子裡。在禮完佛之後，默默地將蔬果留在青年打取生活用水的井旁。

不寒暄不招呼，在視線相對之際，青年也僅僅只是微笑罷了。青年清而雅的嗓音只有在晚膳之前、說禪之時才能明顯聽聞，語音一落之後，就是群魔亂舞的時刻。

青年從不在乎寺裡是否有信眾來到，但殿裡的牟尼從不缺燃香供奉。

### 三、僧、鬼

少女一如往常地踏上最後第三千五百七十一階參道，手中依舊執著那柄木製的湯匙。

青年一如往常地側臥在山寺的屋瓦上，蹬去他的僧鞋以枕禪仗。

山門一如往常地將少女隔絕於外。

轉身，少女長長長長宛如飛瀑的髮在月下飛揚成了一個半圓的弧，閃著緞似的流光。

靜得連哭泣的聲音都不見。

青年笑了笑，隻手撐起自個兒的上身。「吶吶，入了門，妳要做什麼？」他的聲音在這般薄涼的夜裡像一柄劃破肌膚卻不滲血的刀。

少女抬了頭，看著那可能是夜夜與她同處一地，但她從不曾注意的青年。「僧者？」她細細的嗓音跟月色一樣，薄而涼。

青年只是仰頭打了一個呵欠，頸胸上掛著的珠串發出了喀啦喀  
啦的聲響，就是不見青年回話。

於是少女靜默了一下，再度轉頭、轉身，再下參道。

青年闔上了眼。

轉眼黎明。

禮佛的人仍是重複著少女每晚踩出的步子拾級而上，木魚聲與  
頌經聲一如往常地自殿內響起，信眾留下的少許蔬果依然在井邊，晚  
膳之前青年述禪的嗓音仍舊清而雅。

話語一落依舊是逢魔時刻。

這晚是朔月的夜，比以往都沉寂的夜只有葉片破碎的聲音。

少女太白太淨的肌膚蒙上一層淺灰，而她髮鬢上的牡丹仍然狂妄。

她佇立在寺門前。「怎麼做，才能進去？」抬首、抬眸、低語，她問著這次移坐到寺門上的青年。

青年的足在晃蕩。「入了門，妳要做什麼？」

「供奉。」少女的嗓音沒有一點遲疑。

青年打了個呵欠。「供奉誰？」

她攤開了自己的掌，靜靜地捧著那一柄木質湯匙。

「那就去啊。」他笑，沒有戒慎沒有恐懼沒有疑惑甚至連思考都沒有。



「怎麼做，才能進去？」她望著緊閉的寺門，重複了那個問句。

青年又只是笑了笑，閉上眼，沒有答話。

她靜靜靜靜地等著回答，直到晨曦初透。

那個夜裡，她錦緞似的髮，未曾再盪出彎弧。

少女在逢魔的時刻出現在寺門前。

青年這回套上了鞋，枕著禪仗，仰躺在寺門的脊上。

「你沒有回答我。」輕輕細細的聲音再度響起。

側過頭，青年疑惑。「我該回答妳什麼？」

「如何進去。」她伸出纖纖長長淨淨美美的手指著寺門。

「喔。」應了聲，然後再度是沉默。

少女擰了眉，一點一點斑駁一點一點豔紅最後一點一點形成妖鬼的容顏。尖長的獠牙是唯一的白淨。

青年只是一笑，那一瞬間邪得比鬼還張狂的容顏讓她起了惡寒。

「魔。」她喃喃地道。妖鬼的容顏凝住，良久之後，才一點一些地融蝕。換她不再說話。

於是青年不再瞧她。

然後，天將明。

她啟了她還殘著豔紅的唇，終於道：「可是你進去了。」

青年睜開了假寐的眸，抬頭看著天色。用著那從來都是帶著笑

意，但未曾有過憐憫的清雅嗓音向她說道：

「不曾嘗試，妳又怎能達成妳的心願？」

她聞言，顫巍巍地伸手觸上寺門。

第一道曙光乍現。

寺門開。